

通志略

冊十

選舉略第二 通志卷第五十九

雜議論上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時丞相王嘉上疏曰古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而輕易之可乎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孝宣愛良吏有常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徵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

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循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游意篇章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民及仕州郡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尙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

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時劉實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晉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議曰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尙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尙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漢宣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爲治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尙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帝雖善之而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

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梁尙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橫校棋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當今士子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雕蟲小道非關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後魏孝文帝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

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功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薛淑爲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卽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募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治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民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積遠小小當否未爲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輔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

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十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明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明考其文策全否舉朝不知所以及

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明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

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倣有變陞

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

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

四百人是傷多

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一百八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

不簡雜色人

卽注官是傷濫

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勳官記

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

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人三分不居其一經明

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其雜色應入

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

量有材用兼有景行者爲一等身品彊壯及第八上并兵

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準例合送兵部者爲第二等餘量簡爲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

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準例處分其二曰古之選者爲

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今之選者亦擇人但人多而官員少擇之無準

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賸其三曰

通志卷三十五選舉二四一中華書局聚

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

士一分取雜色人

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

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入依式聽選

奉敕付所司集羣臣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

乾封二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比來公

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

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

用讒誨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爲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

疏曰昔之列國今之州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

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

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

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

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今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

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
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卽事爲弊致後來滋
甚按成周之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
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
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
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
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
而王命其大者也疏奏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
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之以請託
奔馳爲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橫而漢興求士以行爲先
旣爲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
祇重門資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爲重未嘗以修身爲
務降及隋室餘風尙存文筆日煩政事日靡文帝於是禁浮詞而罪

司馬幼之風俗始改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
生復相倣倣皆以浮華爲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制適下試令
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
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選曹授職諳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
訟於陞闈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
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
藻思小減則爲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
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官
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
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
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
守禦使僥名濫吹之正無所藏其庸謬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
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

則請謁之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試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謂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爲

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在外者又技養求入臣愚以爲宜立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遠縣令遞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陛下若不以吏部尙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尙書侍郎旣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

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其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十七年三月國子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舉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

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商鞅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彊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刑弊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民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吐庶非尚賢之術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

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爲業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士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任人之制以勳賞功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官乏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邪又曰三代之制家有世業國有世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

爲官世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世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劉氏世擾龍籍氏世司民庾氏庫氏世司出納制氏世司鑄鐘卽其事也至後代以世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桓革世卿之失而不復世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三代建侯與今事異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置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旣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爲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